

乾隆大藏經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乾隆大藏經／〔傳正有限公司編輯部編〕——初版

1997〔民86〕面；19公分x26公分

ISBN 957-97227-1-4（一套：精裝）

藏經——168冊

8608110003

內政部製版權登記核准文號

台(86)內著字第(8614611)
(8616761)
(8618003)

乾隆大藏經

（豪華精裝本）
全套一六八冊

編著處：	本公司編輯部
出版處：	寶印佛經流通處
地址：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九六四號一三樓（B棟）
電話：	（〇〇二）八九九一—九一三九
傳真：	（〇〇四）七二六—七四〇〇
郵政劃撥：	〇五五九九五〇—一七 郭秀蘭
承印處：	福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〇〇二）二九八二—〇九五六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版

御製

佛光恩照三千大千
恒沙法界普度衆生
身心安泰年時豐稔
日月升恒乾坤清寧
上下樂利中外協和
萬善圓成情與無情
大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隨緣徧滿
悉證菩提
風雨調順
百昌蕃熾
庶物咸亨
同登正覺

此土著述(六)

第 116 册

一五·一四七三	廣弘明集三〇卷(二五至三〇)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一
卷二五上(陪八)	(陪八—陪十、輦十一—輦十)	卷二五下(陪九)	一八
卷二六上(陪十)		卷二六下(輦一)	五二
卷二七上(輦二)		卷二七中(輦三)	九一
卷二七下(輦四)		卷二八上(輦五)	一二三
卷二八下(輦六)		卷二九上(輦七)	一六四
卷二九下(輦八)		卷三〇上(輦九)	二〇六
卷三〇下(輦十)		卷三〇下(輦十)	二二二
一五·一四七四	陀羅尼雜集一〇卷(一至一〇)	未詳撰者今附梁錄	二四一
卷一(驅一)	(驅一—驅十)	卷二(驅二)	二五六
卷三(驅三)		卷四(驅四)	二九三
卷五(驅五)		卷六(驅六)	三三〇
卷七(驅七)		卷八(驅八)	三六八
卷九(驅九)		卷一〇(驅十)	三九八
一五·一四七五	法華經安樂行義一卷	陳南嶽思大禪師說	四一三
卷一(般一)		卷一(般一)	四一四
一五·一四七六	大乘止觀法門四卷(一至四)	陳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四二九
(般二—般五)		序(般二)	四三〇
卷一(般二)	兩浙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大夫行尚書度支員外郎護軍借紫朱頤撰	卷二(般三)	四四八

卷三(穀四) 四六六 卷四(穀五) 四八三

後序(穀五) 宋天竺沙門 遵式述 四九八

一五·一四七七 法華三昧懺儀一卷 五〇一

隋瓦官寺沙門 釋智顗輒采法華普賢觀經及諸大乘經意撰此法門流行後代 五〇一

勘定元本序(穀六) 宋天竺寺傳天台教觀沙門 遵式述 五〇二

卷一(穀六) 五〇四

一五·一四七八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 五二三 陳南嶽思大禪師撰 五二三

卷上(穀七) 五二四 卷下(穀八) 五四〇

一五·一四七九 釋摩訶般若波羅密經覺意三昧一卷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門人灌頂記 五六三

卷一(穀九) 五六四

一五·一四八〇 淨土十疑論一卷 五八五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五八五

序(穀十) 宋無為子楊傑述 五八九 卷一(穀十) 五八九

後序(穀十) 六〇一 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弟子灌頂記 六〇三

一五·一四八一 觀音義疏二卷 六〇三 (振一—振二) 六〇四

卷上(振一) 六〇四 卷下(振二) 六二八

一五·一四八二 觀音義疏記三卷 六四九 (振三—振五) 六五〇

卷一(振三) 六五〇 卷二(振四) 六八一

卷三(振五) 六九九 陳隋國師 智者大師撰 七二三

一五·一四八三 法界次第初門三卷 七二四 (振六—振八) 七四四

總序(振六) 七二四 卷中(振七) 七四四

卷下(振八) 七六二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上

陪八

唐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問出家損益詔并答

出沙汰佛道詔

令道士在僧前詔

制沙門致拜君親勅并議決表啓論

福田論

隋東都洛濱上林園翻經館學士沙門釋彥琮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

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
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
等何爲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
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
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
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
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
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
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
不述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
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
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
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
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

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
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
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
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

陪八

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
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
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
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
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
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
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
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
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
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

6102/116

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爲群住持是寄金人照
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
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
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
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
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
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
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
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
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
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
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
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
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

勝八

三

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
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
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
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
剝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
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
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
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
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
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
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
敢爲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
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
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
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

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嗟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陪八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四麤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

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裡總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爲叙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懼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

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
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
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
心平等或其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
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
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
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
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
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
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
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
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
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
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
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

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
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
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令
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
鼓盆子葬嬴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
王之制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
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
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
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
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
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
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
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至
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岳國容盛典書契美談

啓八

六

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爲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按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陪八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辯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

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剝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網即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可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覲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

陪八

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問出家損益詔并序

唐高祖太武皇帝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

隋八

九

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一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

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爲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微惡則濫者自

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太武皇帝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

陸八

十

闌闌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

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薨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鄺邸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

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沖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今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令道士在僧前詔

陸八

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遞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

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携諸風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

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皇帝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

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

附八

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十三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芻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踈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

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輜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群經便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勅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悼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慚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

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戢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陸

志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僚寮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至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綦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實雲結